

斑馬的信仰

太陽出來的時候，我會沿著房子後面的山坡往上爬。

嚴格上來說，那並不算是個坡道，反倒更像個小小的草原，草原延伸到盡頭被樹木掩埋，再看不見盡頭。沒有人會去整理那裡，不知名的雜草長得很高，如果發現一條像是成犬踩過的路徑，那大抵是我踩出來的。一個十二歲孩子的力氣還不夠大，也沒有多的時間去拔草，所以每次往山裡走，就小心地撥開那些雜草前進，記憶會帶著人回到熟悉的地方。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我走進森林裡是為了藏匿，沒有道理拓出一條筆直乾淨的路，太昭然若揭了。

走進樹林後，將自己藏起就更容易了。這裡的土不是乾細的黃沙，而是豐滿濕潤的黑土，踏在這片林間，聽不見一點腳步聲，我感受自己的鞋底陷入柔軟的水分之中，輕輕撥動身旁圓潤的芋科植物葉子，發出沙沙聲響，想像自己和風揉合在一塊。

再往前走五六百公尺，那裡有一座木造的涼亭，周圍沒有高大樹蔭的遮擋，應該是當初蓋這座涼亭的人把周遭的樹給清除乾淨了。我不曉得這座涼亭是由誰建造，又是為何而存在？它似乎就只是存在在那裡而已。這座亭應該是出自於老師之手，但我並無法想像老師纖瘦的手臂是如何砍去這些蔥鬱，又是如何建起此處？不過我相信老師及我們的神，那會為她帶來解答。

昨晚下過雨，涼亭的屋簷還掛著零星水珠，靠近台階的地板凝聚小小的水凖，我抬腳跨過，找了一個比較乾燥的座位躺下。早晨的太陽很溫暖，沿著亭簷和樑柱的縫隙鋪下來，昨晚的烏雲還未完全散去，我隨著風的起伏深呼吸，合起眼假寐。

有人很突然地到來了，遮蔽了眼前的陽光。我緩緩睜開眼睛，想看清來者，但陽光的餘溫刺得我又再度眯起眼。「別睡啦，」那人帶著笑說：「老師在找我們了。」

我聽得出那是卡山，只有卡山知道這裡，也只有卡山會用那樣的聲音對我說話。我要她別把我當個孩子看，她也才大我四歲，況且我也已經是這裡第二年長的孩子了，其他的小孩都喊我姐姐，圍繞著我、聽我說話，渾圓乾淨的眼睛

由下仰望著我，這帶來了滿足感。卡山是唯一一個可以在朝會時偷偷掐住我的手臂的人，因為幾乎每次朝會，我都會暗自打盹，她說自己有義務把我喊醒，在老師說話的時候睡著，實在是太難看了。

可她每次說這些話，我都不感覺她是真的在生氣，或許她也跟我一樣，對於扮演年長者一事特別熱衷，我想卡山一定也喜歡被景仰的感覺。

我問卡山是不是這樣想的，她杵了一會，然後又笑得整個人翻倒在椅子上。

「是的，或許吧。」卡山笑了好一陣子都沒有緩過來，好不容易才又從齒縫中擠出幾個破碎的發音，我跟她躺在那裡，過了好一陣子，才模糊地意識到她剛才說的是「我很愛妳」。

我們回去吧。

我先起身。妳別再說不要我了。

卡山也站了起來，將我攬進她的懷裡，也吻了我的臉頰。她說好，又再說了一次「我很愛妳」，這一次我確實聽清楚了。

卡山和我回到房子之後，孩子們都已經在屋外集合起來了。

老師站在前頭，和平常一樣神聖又美麗，她穿著白色的連身長裙，黑色長髮披在肩後，她遠遠地就看見我和卡山，朝我們揮手。卡山先向前牽起老師的手，朝手背親吻了一下；我也照做。從昨晚到今早我都沒有喝水，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嘴唇有些乾燥，或許還起了乾皮，嘴唇碰觸到老師的手時，我特別覺得不好意思。親吻過後老師說：「神會祝福妳。」

我一下抬起臉，和老師的視線碰在一塊，我向老師大聲朗誦感謝的聖語。她笑了，看來十分幸福。

老師向我們宣布，再過一周就是卡山的十六歲生日，孩子們看起來都很興奮，環繞在卡山的身邊，和她說恭喜。雅薩和朵斯還不知道十六歲有什麼需要慶祝的理由，兩個孩子站得遠遠地，看起來很困惑的樣子。

「十六歲的生日是最特別的日子。」我叫住雅薩和朵斯，在她們面前蹲下，和兩個孩子視線齊平，慎重地說。

讀出她們眼神中透漏的疑惑，我覺得她們很可愛，孩子們簡直是一無所知？我解釋，等到十六歲過後，老師會帶我們靠近神、接觸神，到那個時候，我們就

可以永遠地為神服務。

孩子聽懂了，扯開臉笑了起來，這是被祝福的快樂的贈與，她們朝卡山跑去，緊緊擁抱卡山。我在比較遠的地方看著這景象，卡山看起來很幸福，緊閉雙眼用力地回抱兩個孩子，一瞬間我竟覺得卡山在哭，我想再仔細看一次，但長瀏海蓋住了她的表情。或許她是覺得太幸福了才會這樣。

兩天後我們又吵架了，現在回想起覺得很不可思議，卡山和我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兩手指頭都能數出的爭執次數有一半都是發生在卡山離開前的一個月內。那天我賭氣著又踏上山坡，但從踏入森林入口開始，我就感覺這裡有了些微的不同，不再如之前那般安靜。這裡有厚重的聲音在林間迴盪，既像是喘息，也像是呼嘆，我屏息著穿過林間，撥開大量擋住視線的葉後，很快就有了答案。

那是一隻斑馬，牠似乎也早已注意了到我的氣息，在我踏入這裡之前就一直凝望著這個方向。在這座森林裡，除了一些蝴蝶與飛蟲外，似乎並不允許擁有其他物種，我站在原地，遲遲無法朝涼亭的方向踏出腳步。陌生使我感到恐懼，我想逃走，但當注視著斑馬的眼，我就知道牠是安全的，每當我朝牠靠近一些，就更加感受到牠對我的善意，那是透過眼神就能傳達的。

斑馬的尾部那側是黑色的，只有後腿以前有著斑馬的獨特花紋，或許這是一隻混種的斑馬。我伸出手掌輕拍牠的身體，牠很溫馴，安靜地待著任我撫摸，偶而會抬起鼻頭磨蹭我的掌，我想牠喜歡我，而我也逐漸熟悉斑馬粗硬毛皮的觸感，伸手擁抱了牠。

我想在卡山來的時候，也和她介紹這匹斑馬。可當她看見斑馬時，臉色一片慘白。她詢問我斑馬的來歷，我說並不清楚，她衝上前一把握我，要我馬上跟她回去。

她眼神充滿恐懼，說：「我們得走了，真的。」

那天晚上卡山很奇怪，她從來沒有這麼神經質過，我會這麼說是因為她昨天對我並不自然。吃晚飯時卡山就像分裂成好多個，她先是溫柔地囑咐我要好好吃飯、要注意自己的健康，一會又尖叫著要我把手裡的餐具放下，命令我什麼也

別吃。我和她說，我一直都過得很好，之後也會，要她放心地去服侍神，相信等我和她一樣聰明又成熟，就會在神的國度再次相見。

我捧住她的臉，用力地吻了她左右兩側的臉頰，最後短暫地在她的嘴唇上也吻了一下。這時候的卡山就像個無助的八歲孩子，憑我任意觸碰。我突然有股衝動，想要哀求老師是否能讓卡山晚一點進到神之國，我想老師也不會允許這個模樣的卡山獨自前往的。

房裡很安靜，我仔細地望進卡山的瞳孔，她有一雙漂亮的單眼皮眼睛，玻璃珠一樣，清澈溪裡的鵝卵石一樣，斑馬的眼睛一樣。我喜歡她思考時的樣子，視線朝下，從左至右掃動，反覆重來，然後下定決心後，那對眼瞳會再度筆直地望向妳，就像現在這樣。卡山吻了我，然後說：「我們做愛吧。」

我問她那是什麼意思，她說那是遇見神之後都必須要做的事。我想，那肯定是非常神聖的任務，我不確定自己是否應該答應。

「等我走了之後，就沒有人教妳了。」卡山毫無遲疑地說：「妳只要跟著我做就好了，不用擔心。」

她先褪去身上的衣服，純白色貝殼一樣的胸罩包裹著胸部，她胸部的形狀非常漂亮，就算還未露出也能知道。所以當她伸手幫我脫去上衣，準備解開胸罩的內扣時，我自卑地瑟縮了一下。她笑著重新吻了我一次。

卡山的手掌很小，甚至無法包裹住我的整個胸部，看起來有些吃力的樣子。我也摸了她漂亮的胸部，當手貼上她的肌膚，便能感受到她底下的心臟帶有生命力的鼓動，平穩地、劇烈地，兩者兼具。

「妳的手好溫暖。」卡山說我可以像是揉麵團那樣摸摸看，我照做了，她的乳頭在手掌裡膨脹變硬，卡山呼出一口氣，微笑告訴我，那是代表很好的意思。

她用不同方式親吻我，用她細小的手指觸碰我的下體，她的指腹十分柔軟，輕柔地刺激著腿根之間的位置，卡山不忘拉起我仍放在她胸上的手，往她的雙腿之間探索，我模仿她的手勢，依循她身體的回饋去觸摸。事後卡山形容那種感覺像風，像是風夾帶陽光吹動草叢，帶來規律的起伏。我喜歡卡山感到舒服時，瞬間拱起背部的樣子，那時候我會再一次地從她緊閉的雙眼，一路往下輕撫，纖細的脖、挺立的胸，一直到腹部以及腰側。

我們兩個都從被撫摸的地方流出了透明的黏稠的液體，卡山俐落地拿出衛生紙擦拭乾淨，重新幫我扣上內衣扣環，拉上長裙拉鍊。

「我必須再跟妳說一次，」她仔細將我的衣領翻正，確認所有細節都整理好，然後抓起我的手，在手背落下一吻。她說：「我很愛妳。」

我說我也愛她，然後特別用力地吸了一下鼻子，我覺得如果不這麼做，眼淚很快就會掉下來。

第二天早上兩個穿深藍色衣服的人把我喊醒，也許是因為起的比較晚，卡山已經不在房間了。那兩個人穿相同款式的衣服，就和我們都穿白色洋裝一樣，其中一個頭髮很短的人，交代了長髮的人一些事情後，就離開了。

長髮的人把一個手掌大小的筆記本遞給我，裡面有一張長髮的人將頭髮紮起，微笑面對鏡頭的照片；相片旁還有一個藍紅相間的圖樣，那個人解釋說這是警徽，她是一名警察，我可以喊她許警官。

許警官說老師被送到其他地方了，現在我們必須離開這棟房子。

許警官抓住我的手臂在前頭領著我走，她的手摸起來沙沙的，力氣很大，但沒有強硬地弄痛我。詢問她卡山在哪裡？她沒有回答，只是不斷道歉，說要是能早點帶我離開就好了。我一下就懂了，或許這個人就是老師說的神，我請她別道歉，能和她一起走，是我這輩子最渴望的事。我認為自己必定是非常幸運，神才會提早舉起祂的杖，來領我回去。但即便如此，我還是希望回到神的房子後，能再見到卡山。

離開房子之前我回頭看了一眼，山坡上的山菊花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全開了，卡山曾告訴過我，山菊花開之際，冬天就要來了。我並不喜歡冬天，並不喜歡寒冷，可即便此刻沒有任何一點冰冷的氣息，卻還是令人止不住地打顫。

我想起森林裡的那座涼亭，還有栓在柱上的斑馬，又再一次回頭。遙遠地，我看到卡山站在林子的入口，隔著那片山菊花圃向這側揮手，我確實是看到了，她細軟的頭髮在風中跳舞，好幾次蓋住眼睛。我想朝她大叫，歇斯底里地，但發不出任何聲音，一整晚的渴讓喉嚨變得沙啞，就像脖頸周圍被誰所掐住一般。

她不斷揮舞雙手，像故障的機器人，揮著、揮著，被送上一台車後，我透過後

擋風玻璃繼續凝望，還是被掐住，她揮著、牠揮著，直到車子把她送出視線盡頭，這時候我再也看不見她，喉嚨才解脫，無法控制的哭喊了起來。

許警官帶我到一個叫警局的地方，其實後來她說的許多話，我都不是很記得了，但我很清楚明白，再也無法回到之前的那個房子。我知道其他的孩子也將被送往他處，包括雅薩和朵斯。許警官的其他同事在老師的信徒裡找到了這些孩子們的父母，雖然有一些信徒依然執迷，但他們也幫部分已經脫離宗教的家屬重新找回自己的孩子。

我不明白許警官想表達的意思，所以請警官用比較簡單的方式說。

另外那個頭髮短的警官解釋，其他孩子都會送回自己的親生家人身邊，雖然那些父母做了錯誤的決定，但那不完全是他們的問題，所以警察會好好照顧他們。我想所謂的父母，應該就是會像老師一樣照顧我們、教育我們的人，我問許警官，那我的父母在哪裡？

她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我的父母不在了，但她為我找到願意撫養我的人。

我不是很明白這兩者之間有什麼差異，但許警官看起來並不想再提及這件事，所以我試圖將那些問題嚥了回去。

警官們帶來了一個人，稱這個人為老師，說他是未來會照顧我的人。

「這個人是老師嗎？」我望著眼前這個人，他並不契合我印象中的老師形象。

「是的，」許警官對我微笑，說：「他是我的丈夫。」

丈夫，又是新的詞彙。許警官對我解釋，當一個男人和女人選擇結婚，那這個男人，就會成為女人的丈夫。

『老師』向我伸出手，親切地微笑。我小心地握住那隻手，他的手比老師大上許多，更幾乎是我手掌的兩倍，摸起來並不柔軟，有著突出的指節。

我不明白擁有這雙手的人，為何能夠被喚為老師？只能忍不住將老師的手和這隻粗糙的手掌作對比，試圖找尋兩者間的相似之處。很突然地，我回憶起了卡山赤裸身體親吻我手背的模樣，還有遊走在我身體各處，那雙細白而青澀的手。

我低下頭，試圖去親吻『老師』的手背，許警官慌張地阻止了我。

她說我可以不用對這個老師親吻，不用無條件迎合要求，不會被規範要去哪

裡，可以決定自己的神之國應該長什麼模樣。我不用信仰他，也不用信仰他的神。

離開前我又向許警官問了一次卡山的下落，她要我放心，說卡山並沒有被送到我們所謂的神那裡去。我不明白，卡山如果沒有到神的國度去，她會在哪裡？如果她還在森林裡，我們要去接她，我們要去接她。

他們提醒我不應該再信仰過去的神了，那是不存在的。但我應該如何才能不去相信？我無法感知，甚至無法祈禱，我希望再見到卡山，渴望再一次凝望她的眼，或許就會擁有答案。我低頭緊握雙手，閉上眼將嘴唇輕輕貼上交握的拇指間，這讓我感覺自己正在吻著她，我想她能成為我的新的信仰。

很久之後我和一個男人交往，兩年之後，很快地決定同居。

男人的父母挺喜歡我的，希望我們能早日結婚。也就是說，男人成為我的丈夫，而我成為男人的妻。

某個深夜窩在沙發上，電視上正播著斑馬在草原上奔馳的影片，節目中有女聲介紹，斑馬是群居動物，經常數隻一起在草原上生活，以躲避獵食者的追捕。每隻斑馬身上的毛色，就和人類的外觀一般是獨一無二的，或許會有相似的地方，但你無法在斑馬身上找到完全相同的花紋。

真讓人羨慕。我輕嘆。

「什麼？」男友沒聽清我說的話，挨近了一點，順勢在我的唇上留下一個親吻，又說：「寶貝，妳知道斑馬白色的部分，其實是牠的毛嗎？」

「剃掉毛皮的斑馬，是黑色的。」

我又再重複了一次，斑馬真是讓人羨慕。

男友覺得我的言論很好笑，隨意打發掉了。或許是我太多愁善感，但我總是念起那頭被綁在山裡的斑馬，牠的眼神是如此乾淨，一點也沒有脫離同伴所帶來的哀傷。那隻失去了半邊毛皮的斑馬，若完全脫掉了毛皮，就會被貼上黑馬的標籤吧；或者那缺失的半側若長出了毛髮，那也只是一隻假扮成斑馬的黑馬罷了。

卡山離開之前曾經叮囑我要多寫、把自己所想的的全部宣洩於紙上，她深知孩子的能力有限，所以在我承受不住壓力時，會放縱我用簡單的詞彙去書寫，還會幫我釐清腦袋裡的想法。很多時候其實我根本什麼也沒有在想，我是說，那個時候沒有，然後卡山會問我是不是在想她所想的東西。

「對。」我搖頭晃腦，她看得出是什麼意思。

「真可愛，」卡山說：「妳知道吧，妳是聰明的孩子。」

我一直不理解說出這些話的卡山。那個時候的我不懂，現在是假裝不了解。

現在的我能寫了，卡山也不和我在一起了，但在祈禱的時候，我知道她會在那裡。